

责任编辑:史佳林

# 夜光杯 / 星期天夜光杯

## 叨惠「中运量」

李思源

从外滩到虹桥机场来回每人只要6元车资,既不逃票,也没有享受优惠,坐得宽敞而舒服,而且还办好了一件难事,你可能会感到匪夷所思吧?

今年初六早晨五点,姨妈就叫我和外甥去虹桥机场接80岁的舅舅。她给我300元车资,说舅舅腿不好,有心脏病,有时还会晕车,昨晚没睡好,你们不要拖他乘地铁,还是叫部好一些的出租车回来吧。出来时我发现外甥晒笑不已。问他笑什么,他说你跟着我就知道了。

他把我引到附近的延安东路71路起点站。喝!只见几辆红黑相间闪亮的新车鲜艳夺目,车顶上还有两根“辫子”。表弟说,这就是新型环保的无轨电车,国外称为“中运量”车。车站设在马路中央,类似于连云港等地引进的BRT(公交高速运行)系统。

车有18米长,比通常的公交车宽。车票2元。车上除了驾驶员外还有一位“乘务员”,35个位子很宽敞,还有专为残疾人放车和靠背的设施,非常人性化。车子开得很快也非常平稳,从延安东路出发,经过上海展览中心、凯旋路、虹梅路、外环路到申昆路枢纽中心,24个站才用了一个小时多一点。到终点站后,外甥又拉着我去100米外的“虹桥枢纽4号线”,上车后再用公交卡刷一下,一元钱,坐一站就到了飞机场。不仅省钱,而且平时先赶到南京东路地铁站再乘车的的时间差不多,人也舒服多了。

我去100米外的“虹桥枢纽4号线”,上车后再用公交卡刷一下,一元钱,坐一站就到了飞机场。不仅省钱,而且平时先赶到南京东路地铁站再乘车的的时间差不多,人也舒服多了。

接到舅舅后,把来的情况告诉他并征求他回家的意见时,他毫不犹豫地选坐“中运量”。

舅舅是见过市面的人,一路上他很兴奋,不断地和“乘务员”攀谈。他对我们的“中运量”赞不绝口,直说它比国外的同类型车舒服,一些细节都非常体贴,车内的通风质量和人文氛围都比国外好。

回家,姨妈看见舅舅精神很好,侃侃而谈,有些惊讶。我把300元退给了她,她问我到底用了多少钱。回答是:我和外甥每人6元,舅舅3元,共15元,而且全部是拉卡的,不要再算啦!



灯花

## 大失所望

舒非

也好,超水平,津津有味。我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每一次都深深被吸引。将上述两部经典来比较今天的《星声梦里人》,你就懂得差距有多大?十万八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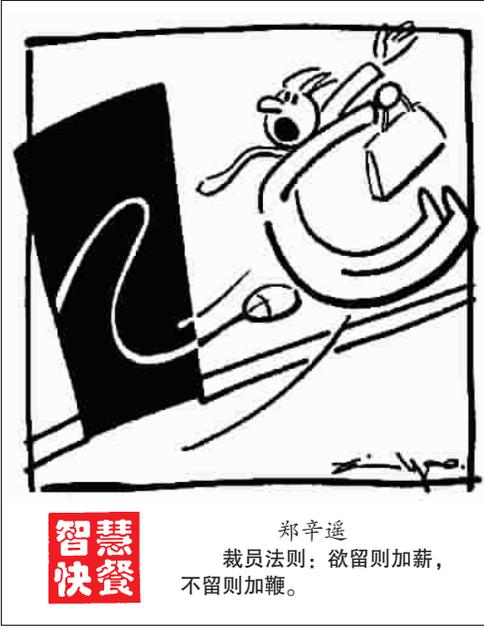
创作人平庸,没有灵感,是最大的症结。经济发展得快,人们富裕了,不见得就对艺术创作有帮助。往往适得其反,越是富有,肚满

肠肥,越是写不出好东西。我们古人不是早就说过:文章憎命达,痛苦出诗人吗?告诉自己,不要期望过高,今天已经很难有第一流的作曲家。要看优秀的音乐片,还是找经典来看吧!

我们看过非常精彩的音乐电影

的印象是,实用,不是美,也就不会想着把它作为干花用于装饰。市场把棉花枝拿来售卖,才知它是可以登上大雅之堂的。把一枝棉花插在瘦长的陶瓷花瓶中,摆在客厅,白色的棉花和细长的枝条印着深阳光的斑驳光线,窗外有呼啸的寒风掠过,或者在晚上下着滴答的冬雨,窝在沙发,一边看书,一边看那灯光下的棉花,美如画。

万物有灵且美。双手虔诚爱抚它,人赋予它灵气,它传递出气味、温度、色泽;把它安放某处,只远远看着它,它的美就走出来,生出安然的心。把玩“把”的是一种心态,沉淀内心,滋养灵魂,求得岁月妥当,人事欢喜,看得见那幸福的光辉。



郑辛遥 裁员法则:欲留则加薪,不留则加鞭。

## 请早点开校门

马蒋荣

路过一所学校门口时,常能见到几个背着大书包的学生靠在门口人行道的铁栏杆上,而近在咫尺的电动伸缩门则紧闭着,透过传达室窗玻璃可以看到里面保安正襟危坐。最近一天早晨,气温骤降接近零度,我的同情心再也抑制不住,于是敲开了传达室门。保安说学校有规定,要7点老师到校才能让学生进校。在我一再坚持下,保安让同学进了校门。

我想应该向校长反映这个问题并希望从制度上开个口子。总算有政教处的老师在传达室门口“接见”了我,告诉了我学校规定的原因是因为怕安全问题。我奇怪了,把学生挡在学校外就不会出安全问题了?再退一步说,如果学生在校门口因为你们不给进校门而出安全问题难道学校就不要负责了?

平心而论,让小朋友提早一个多小时到学校,不是因为有特殊原因哪个家长会出此下策?学校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不错,保安认真执行也不错,但是否也应考虑特殊情况下做特殊处理!安全问题固然重要,但对学生的关怀,又岂能如此为了免责而简单地“一刀切”掉?我们说教育上有“一个都不能少”的理念,早点开门,开的不只是一扇校门,而是这样一道理念的大门。

荷里活得奖电影 La La Land,港译《星声梦里人》,还未上映前,已获得包括金球奖等的几个大奖,先声夺人。带着期待的心情去观看,结果是大失所望。

故事本身老掉牙,讲一对去荷里活寻梦的年轻人,从失败到成功奋斗的故事——据说荷里活的电影离不开两条公式:一是从成功走向失败,另外一条是从失败走向成功——虽然名成利就,可惜情人最终分了手。不同以往的是,这部片是歌舞片,加进去许多爵士乐。故事老套不要紧,假如歌舞动人也是好看的。糟糕的是,歌和舞也都不精彩,很一般平凡,一点都打动不了人。

我们是看过非常精彩的音乐电影

的印象是,实用,不是美,也就不会想着把它作为干花用于装饰。市场把棉花枝拿来售卖,才知它是可以登上大雅之堂的。把一枝棉花插在瘦长的陶瓷花瓶中,摆在客厅,白色的棉花和细长的枝条印着深阳光的斑驳光线,窗外有呼啸的寒风掠过,或者在晚上下着滴答的冬雨,窝在沙发,一边看书,一边看那灯光下的棉花,美如画。

万物有灵且美。双手虔诚爱抚它,人赋予它灵气,它传递出气味、温度、色泽;把它安放某处,只远远看着它,它的美就走出来,生出安然的心。把玩“把”的是一种心态,沉淀内心,滋养灵魂,求得岁月妥当,人事欢喜,看得见那幸福的光辉。

有一次去丰子恺的弟子潘文彦老师家中做客,看到阳台

特地安排了一个24点的日戳,以满足集邮爱好者的需要。这个消息一出,30日晚上这里是水泄不通,行人连走路都很难。门口的邮箱不一会儿就“爆棚”了,邮递员过了一段时间就要来开一次邮箱,抱走一大堆信件。我当时还在读中学,期末考试考完了,跟家长说明了一下理由之后,就骑着自行车来到这里感受着热闹的气氛,并与广大集邮爱好者一同等候这个美妙时刻的到来。

一晃3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又站在了四川路桥邮局的门口,可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感受了。时代在进步,今天,人们的通信方式比以往有了极大的改善,我自己也用上了微信。只是,在我的心中,给亲朋好友写信依然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乐此不疲。

我抬头望着邮政大楼顶部的信使雕像——赫耳墨斯,信使仿佛在问我:“明年你还会来寄信吗?”

张恨水《金粉世家》里说:“北京人从来说是讲究老三点的,所谓吃一点,喝一点,乐一点。”岂止北京人,世上之人不都为这三点吗,老百姓,有这三点,一生就都够了。这三点,“乐一点”最要紧,你若知足“吃一点”“喝一点”,自然就“乐一点”。反过来说,你不能“乐一点”,什么“吃一点”“喝一点”都没用,吃下去喝下去,都不长肉,都不受用。如今生活好了,“吃一点”“喝一点”都不成问题了,偏是个个不容易“乐一点”了。“吃一点”“喝一点”如今谁还满足啊,个个还要发财,还要出名,还要做成功人士。人生要的一多,“乐一点”当然就难了。

张恨水《金粉世家》里说:“北京人从来说是讲究老三点的,所谓吃一点,喝一点,乐一点。”岂止北京人,世上之人不都为这三点吗,老百姓,有这三点,一生就都够了。这三点,“乐一点”最要紧,你若知足“吃一点”“喝一点”,自然就“乐一点”。反过来说,你不能“乐一点”,什么“吃一点”“喝一点”都没用,吃下去喝下去,都不长肉,都不受用。如今生活好了,“吃一点”“喝一点”都不成问题了,偏是个个不容易“乐一点”了。“吃一点”“喝一点”如今谁还满足啊,个个还要发财,还要出名,还要做成功人士。人生要的一多,“乐一点”当然就难了。

## 三点一生

孙香我

湿润了它的香,进到心里也是暖的。有阳光透进来,正是良辰美景,花好月圆的时刻。玉石温润,且通灵性。爱人去古玩市场买来青田、昌化和寿山等各色石头,手工切割,打磨,钻孔,亲力亲为,磨出一块块平安扣。他手巧心静,有一次连续一周每天晚上劳作,制作出两串12颗和14颗的圆珠手链。石头带着人的心清明亮,也就格外让人珍惜。戴于手上,随时摩挲把玩,日子久了,渐渐变得光滑润泽。夏末去灵隐寺买了一个手串,为“菩提十八籽”。每颗都有内在的意蕴,若心不能抛却尘世俗事,自是无法体悟。在黑寂无声的夜里,泡一杯茶,端坐桌前,手捻佛珠,看书写字,万物

过年前,我来到四川路桥邮局给亲朋好友寄贺年卡,这是我保持了几十年的传统。

踏上邮局的台阶,登上二楼的业务大厅,这个我曾经很熟悉的L型业务厅如今显得空空荡荡的,许多办事窗口已经用栏杆围起来了。走近一看,这些窗口已经变成办理邮币卡业务了。我一下子没了方向,问工作人员,她往另一边指指,我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终于发现了“娘家”——邮政窗口。窗口不多,仅三个,其中一个还摆着“暂停受理”的牌子。大厅正中的玻璃柜台里陈列着集邮品,

一个家庭的家务谁来做,这在封建社会中也许是非常明确的事情,由妻子做呗。然而也不尽然,在平民百姓家中是如此,倘若是官吏、巨富豪门,则他们的妻子(夫人)也不做家务,家务由丫鬟、厨娘、仆人等承担。据说中国封建社会提倡的“妇女缠足”的目的之一就是把她们关在家里做家务。有好奇者颇感疑惑问曰:“缠了足不是严重影响做家务的效果吗?”就是呀,要不怎么会说缠足是一件十分愚蠢和丑陋的事情呢。

一个家庭的家务谁来做,这在封建社会中也许是非常明确的事情,由妻子做呗。然而也不尽然,在平民百姓家中是如此,倘若是官吏、巨富豪门,则他们的妻子(夫人)也不做家务,家务由丫鬟、厨娘、仆人等承担。据说中国封建社会提倡的“妇女缠足”的目的之一就是把她们关在家里做家务。有好奇者颇感疑惑问曰:“缠了足不是严重影响做家务的效果吗?”就是呀,要不怎么会说缠足是一件十分愚蠢和丑陋的事情呢。

妇女被迫整日跟锅碗瓢勺打交道,封建社会的腐败更造成了家庭妇女的不幸命运。女人一旦成为人妇,等待她们的往往是家务缠身的日子:“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语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唐·王建《新嫁娘词》)。新婚第三天便挑起了家务的担子,做饭煮羹汤,侍奉婆婆和小姑。

尽管社会体制造成了女人在经济上的无权,不得不依附男人;但仔细分析,是互相依赖。明·冯梦龙《古今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有言:“做买卖不着只一时,讨老婆不着一世。”此处的“不着”带一点方言的味道,系“不如意”也。家中有善于持家的贤妻良母,是老公乃至全家的福气。那么社会上为什么有一种瞧不起家务劳动的偏见呢?因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妻子做家务不产生经济效益,它不被看作(能赚钱的)职业工作。妻子的家务劳动在国民经济总产值计算中几乎是忽略不计的。

关于家务劳动,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出生于阿根廷的女作家、医生、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乔达诺·布魯诺基金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埃丝特·比拉尔于1971年出版过一本颇受争议的书《受折磨的男人》,在书中她主张改革工作时间,改革后夫妻双方每天只干5小时工作,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做家务及照料孩子,随着家务劳动的不断自动化和电气化,一个四口之家,每天只要花费2小时的家务劳动时间,这一观点在欧美的很多国家受到媒体的认可。由于她同时提出了一个逆向时妇女运动潮流的论点:不是妇女受男人的压迫,而是男人受妇女的压迫。为此,她曾在图书馆的洗手间遭到四个年轻女子的集体殴打。

与此相反,有相当多的西方妇女并不希望丈夫插手她们的传统领域,她们看不惯男人在家务方面的强势。而不少社会学家也提出一种相应的新观点:家务劳动是一个家庭里需要夫妻共同解决的事情,如果妻子承担了全部所谓的“家务”,那也只表示帮她的丈夫做了整个家庭中一半家务;更何况家里的很多事情至今未被看作家务,而这些事情都由丈夫们主动地、默默无闻地承担着:园子里除草等工作、擦洗汽车、住房的小修小补、每周的大型生活用品采购、与行政机构打交道……

当然,妇女们有她们的顾虑,诸如家务劳动是无偿的、家庭主妇没有养老金……针对这些问题,不少国家实行了“守寡养老金”。丈夫活着时,妻子的生活所需由丈夫负责,一旦丈夫去世,依法启动“守寡养老金”。更为可喜的是,许多丈夫在生前就为妻子安排好了自己“百年后”的计划。而一些开明的企业家和政治家甚至真的给自己的家庭主妇每月开工资呢。

总之,关于家务劳动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规和方案的,重要的是夫妇应相互尊重、共同把家庭经营好,幸福地慢慢老去。

## 明年你还来寄信吗

沈开达

我站在高脚台子边上开始给信封沾胶水。贴到一半的时候,门口一片嘈杂,接着涌进来一队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他们好奇地朝着里面张望,我听见一位小朋友说:“里面是卖东西的。”接着进来两位老师,带领小朋友去参观大楼里的邮政博物馆。信封全贴好之后,走到二楼大门边上的信箱前,看见上沿有这么一行

字:本信箱休息天和国定假日不开,请把信投放到楼下信箱里。还写着:每天开信箱的时间为上、下午各一次。寄完信之后,在大门口站立了一会儿,看着眼前门庭冷落鞍马稀的样子,我不禁想起了30年前邮政大厅里熙熙攘攘的场景,那时候,每个窗口都是办理邮政业务的,从早到晚,人流不断,寄一封信往往要排队等候。邮政大楼北苏州路大门口外的邮政车辆进进出出,邮件包裹堆积如山。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每逢最佳邮票评选投票截止期的最后一天,这里必定是人山人海,全上海的铁杆邮迷都会在这里集中。为什么会来这里呢?因为这里的信箱最晚开箱时间是22点,大概是全上海开箱最晚的了。

春寒料峭,晚上相当寒冷,马路上的行人已经很稀少了,可就在桥墩下,集邮爱好者火热的心在燃烧着,大家继续在为哪一套邮票有希望夺魁争论着。有的把外地对最佳邮票评选的信息透露出来并作分析;有稳健派一直舍不得填写选票,直到邮递员来开箱了,才把刚填写好的选票交给他。于是方才各自散去,静心等候评选结果的公布。

第二件事,就是1983年6月30日,当天邮电部发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邮票。全国人口普查的时间统一为24点整(即7月1日0点整)。85支局

去年“十一”回老家乡下,姥爷种植的许多小葫芦被我带回上海,留一个放在办公室,稿子写不出时,就手摩挲它,摒心思考。近闻它,会嗅到一股木屑的清香。案头上放一只佛手,看书、写字、冥想之时会有清冽的香气拂来。若窗外可见的青林翠竹,茂树幽花,更为佳境。“佛手为香中君子”,用于供养,多了一份肃静,和安宁。它静默不语,多手聚拢像是莲花盛开,每每见它,心下便是简净平和,祛除了多余的荒芜。香橼之香浓郁,买了白瓷的托盘,郑重其事地把它放在书橱,一打开,香气满身。香橼外皮沁着寒冬的凉意,却又让人觉着冷,因双手

## 雅玩

让人觉着冷,因双手